

# 那年的风吹向何方

## ——九十年代校园诗人在清华

■ 姬潇依 沈 晴 周佩雅

九十年代校园里流行着这样一个段子：“神经敏感的家伙表达敏感方式不外乎两类：自杀或写作；诗社正是不愿自杀的那类家伙集体狂欢的地方。”

择一晴日，几个人呼朋唤友骑行到八达岭长城，找一处桃花树，或者躺在地上，或者靠在树旁。从人生的追问到哲学的思索，几瓶啤酒，几行诗，从白日谈到夜晚，从夕阳西下谈到满天星斗。

90年代的诗人，以梦为马，诗酒趁年华。

**“对于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，  
开始写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”**

“我想我应该学会飞翔 /  
我要飞上高蓝的天空 /看看太阳  
的周围有没有寒冷”

1990年的夏夜，晚自习刚结束，一个少年从屋子走出来，晚风中有一丝青春的躁动不安。毕竟，属于清华园的夜晚，喧闹才刚刚开始。路边停着的是他那辆二八自行车，他飞身跨上车，疾疾驶向夜色里的东大操场，把白天的课业远远抛在了身后。

他是去赶一场诗会。

东大操场今夜月色正好，

徐徐微风，文学社的同学已经在操场的水泥看台上等着他了。停车，狂奔，喘息着站定，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诗。他拿来一支蜡烛，就着微弱的烛光，开始大声的朗读。

人潮开始聚集，围拢，起初的十几个人，高潮的时候竟扩大到几十人、几百人，黑压压地围着看台，却是一样的静默。克制着自己的呼吸，声音略带一丝颤抖，他的声音朗朗地响彻了整个操场。读毕，人群里爆发出呼喊和掌声，有人大喊“再来一个！”

人群之中，也不乏有卢庚戌那样的歌者。喧嚣之后他一拨吉他，唱着《梦中草原》，

校园民谣的和声，也在东大操场辽阔场地上回荡。

几天后，那天晚上朗诵的诗作用毛笔誊写在了宣纸上，贴在三教四楼的走廊里。有人站在这些诗前良久，转身已是泪流满面。

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旺盛的青春无处安放，出版业逐渐放开，西方的哲学文学思潮涌入校园。人们开始争相传看、诵读，校园诗歌开始苏醒。

穆青那时在环境学院念大三，日复一日的简单生活里，诗歌成了一种难得的寄托。回想起刚进入文学社的那天，穆青依然觉得是机缘巧合。“当时我一个同班同学知道我在写

诗。那天晚上做完实验回来，她突然说要带我过去，当时有点愕然，但也没有很拒绝。”当时的文学社据点，仅仅是一个宿舍。宿舍里住的是攻读科技编辑双学位的几位学生，这个编辑班，其实就是清华中文系的前身。

宿舍里只有几个文学社的人，宿舍有些凌乱，衣裤、纸笔乱放，桌面上还有些未完成的文稿。几个男生歪在床铺上，有人在抽烟，屋里烟雾缭绕。一个人斜斜地靠在床边，周围摆着啤酒瓶子。后来，穆青才知道他就是姜涛，文学社的核心骨干。虽然是临时见面，穆青却并不感到紧张，“我很淡定”。第二天，文学社的颜涛把她的手稿要了去，就这样，穆青加入了文学社。

“对于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，开始写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”穆青坦言。90年代中后期西方文学、哲学书籍开始翻译进入大陆，当时很多思想对90年代中期诗歌写作有很大影响。进入大学后，她开始读人文社科、哲学理论的书。自从加入了文学社，穆青就和社员一起，周末坐在大礼堂前的大草坪上，一边喝啤酒，一边谈天说地。头顶，就是漫天的星斗。

穆青回忆，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蓝棣之曾在清华开设过现代诗歌的选修课，他把最后一节课变成诗歌朗诵会，学生在会上朗诵自己的诗歌、名家



安静的宿舍和珍贵的书

作品。“有时候他会请外校的同仁，西川、萧开愚也会去。”偌大的阶梯教室，人竟比平时多了一倍，不仅座位坐满了，好多人来了还会站着听，人不断涌进来，整个教室都站满了。

有一次钱锺书来清华，文学社的学生找了一个空教室，大家每个人轮流诵读《围城》。从上午8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，教室里挤满了人，静静听着。一个人读完，合上了书，马上就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排好了读下一段，来来往往，热情不减。

开始写诗并不是件难事，然而坚持写诗则需要更多的动力。文学社对于文学有着严肃而认真的追求，周围的人相互交流、相互促进，有着共同的爱好和语言。这种环境给了穆青很大的写作促进，“说实话，我们其中很多人毕业之后，虽然还在写但是写得越来越少了，

其实也是这个原因。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没有了这个氛围，另一方面也确实随着生活的改变、世界的改变，表达的愿望也没有了。”

### “他们使大学生生活真正成为大学生生活”

“我们一起追想 三月 在高山冈上 / 你曾静观阳光下飞扬的雨滴 / 仿佛海面上飘荡的歌声使你沉醉 / 白日梦中 我们和季节一起守望”

“文学社并不是个完全合法的组织，”穆青笑着说，当年文学社的官方期刊《同方》最早是用毛笔誊写在宣纸上张贴的，之后变成了油印版——在蜡纸上刻字，把蜡膜刻掉，有笔画的地方渗入油墨。最后，才真正变成了印刷版。

当年的一个文学社成员，为了报刊的印刷特地自学了排版，白天实验室都被占用，他就晚上自己借实验室的电脑，一直排到凌晨才交付印刷。

文学社的经费一直捉襟见肘，申请学校赞助太难，只能东凑西凑，靠着社员得奖的奖金或者老师拿钱支撑。《同方》杂志在一年校庆被一个老校友带到美国，清华30年代的校友看到了很感动，决定要赞助这个杂志，“给杂志汇款汇了100美元。但是这个钱取不出来，因为杂志社没有公章。”文学社的成员后来也就不知道钱的下落了。

虽然如此，爱好文学的人聚在一起，摆脱了日常的学习任务，也有丰富的生活。现北大文学系教授姜涛和现《小说月报》副主编徐晨亮，就是其中的活跃分子。周末时候，常常是姜涛走到阳台看到天气不错，转头就喊“咱们几个去植物园吧！”话音刚落，就有人挨个宿舍敲门，或是在楼下喊：“有没有想去植物园的！”不一会儿就凑齐了三十几个人，带着刚在食堂买的油饼、榨菜，三四箱啤酒，一大批人在

西门集合，骑车去了植物园。

一路唱歌，喝酒，走到樱桃沟，在大石头上纷纷落座，大家都拿出自己的诗歌开始朗读、背诵，读得起劲，连《春江花月夜》都一起诵读，三十几号人，一齐大声诵读。到了晚上意犹未尽，又在门口席地而坐，开始大声念诗，帽子往地上一扔，还有好多游客往里面扔钱。

“很自然，我们真的觉得很自然。”穆青当年所在的清华园生活并没有像现在那么丰富多彩。周末在食堂办个舞会，播着那个年代青春热血的歌曲，男生女生羞涩地牵起手，在食堂里旋转、跳跃。有时学生活动中心放场电影，这已经算是

校园里的大事。小小的放映厅里挤满了人，脸上映着荧幕微弱的光。

文学社的人聚在一起，就是简简单单地喝啤酒、谈天地，却没有人觉得虚度。对于穆青来说，“朋友是当年留下的最好的东西。他们使大学生生活真正成为大学生活。”

海子，一直是清华、北大、人大的文学社都在反复熟读、熟背的诗人。在穆青没来到学校的时候，清华文学社曾应邀到北大参加未名诗歌节。在纪念海子的专场朗诵会上，北大的学生刚配乐朗诵了海子的一首诗，清华文学社的学生就在下面喊，“你们这朗诵的不行！我们清华的来表演一下！”清

华的学生上去不带稿子，从头背到尾没有一个错字。“一上去把他们全震了”。朗诵完又有几个人上台，一起朗诵了海子几乎所有的名篇，台下掌声如雷。时至今日，曾经参与过那场活动的人回忆起当年，都说“清华竟然把我们北大的主场给踢了！”

“那时候大家有个传统，海子的一首诗《以梦为马》，很多诗歌朗诵会的结尾，大家连口，一人一句，朗诵《以梦为马》。”几乎当年每场诗歌朗诵会都是这样结束的，穆青觉得这首诗具有“像《难忘今宵》一样的作用。”



上世纪90年代的学校宿舍

### “文学是艰难的事情，心灵不是一个轻飘飘的词汇”

“风走在路上 多象你华美的容姿 / 一生拥有快乐时光 却不知来自何处 / 去向何方”

1999年，穆青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毕业，文学社老成员相继离校，诗歌的氛围从校园中渐渐淡去。穆青和文学社的其他成员，一直把写作当做一件严肃的事情。他们觉得这样的视野里找不到愿意写作的人很正常，“严肃的事情意味着绝对不可能是小清新的，绝对不可能是一个范儿，也绝对不可以轻易抒情。文学是艰难的事情，心灵不是一个轻飘飘的词汇。”

2011年，文学社一个老成员从美国回来，当年的文学社成员在近春园荒岛的回廊重聚。傍晚的清华，荒岛旁人烟稀稀，十几个老同学坐在亭子里，倚着柱子的，坐在长椅上的，当年少年已经成了不惑的中年人。晚风吹起，就着微弱的光，他们拿出自己当年的旧作，依然认真地誊写在纸片上，声音却带了一丝犹疑和颤抖。

十几个人挨个读完，回廊里变得静悄悄。“按老规矩，我们再连诵一次《以梦为马》吧！”有人提议。傍晚的近春园亭子里，响起了颤抖的声音，“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/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/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/ 我不得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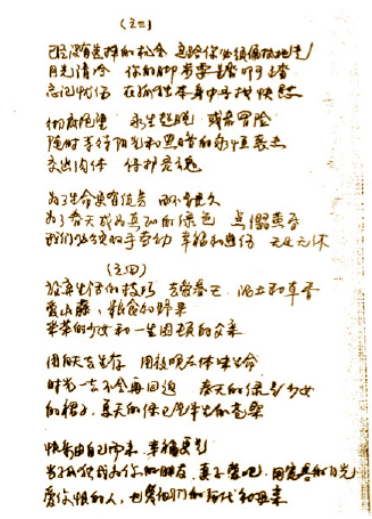
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/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/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……”

“当我们很多人已经不能坚持这个理想的时候，再回过头来接近这个理想，那种感觉真的很复杂。”没有人围观，却有些从没有过的尴尬。穆青感觉得到，十多年过去，大家也觉得这样的诵读，“有些幼稚了”。

对于文学社的很多成员来说，文学社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，也影响了人生选择。与其他学生不同，这些诗人对待文学的严肃态度，让他们真正思考了很多与文学生命相关的哲学问题。这些学生本来考进来都是理科生，但后来都转到了文学方向。“我想，这也是对人生道路的影响。”穆青说。

生活已经冲淡了很多东西。每周，穆青都要从位于北京南面的家，坐五站公交，再倒两趟地铁，去望京的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上课。一来一回就是四个小时。穆青自己也希望能够重拾创作，“我也一直在想有一个契机，不用等到退休后，可以重新开始写诗。”文学社的聚会渐渐少了。谈得内容也愈发稀松平常，聊得多是最近的事情，共同的朋友，像普通的同学聚会一样。

但在如今的清华园，文学社依然以他们独有的方式存在着、发展着。现任社长吴黄杰对于文学社很自信，“文学社



文学社出版物手稿

的现代诗，肯定属于清华里水平最高的那一批。”这些年轻的学生，就在当年那些校园诗人行走过的路上、仰望过的天空下，延续着前辈留下的足迹。在穆青、姜涛等人曾经谈论人生的教室里，这些社员聚在一起，像当年的学生一样拿着自己的诗作，谈论着自己的创作感受，甚至一起翻译英文作品。

《同方》杂志第十五期的前言里，文学社成员徐晨亮这样写道，“在这些平静的铅字里，热烈的青春歌声仍在回荡，既在季节之外又不可避免的处在变幻的季节之中。所有曾经歌唱和饮酒、赞美并诅咒、争辩或亲吻的嘴都在成长着……我们有理由期盼着，青春的枝丫上能结出沉甸甸的果实。只要还有阳光，只要我们还坚持下去，湍急的流水也无法冲走我们固执的身影。”<sup>[2]</sup>

（转载自《清新时报》2014年3月31日）